特展專輯

日本對〈坤輿萬國全圖〉的接納

永山　末沙希

此次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舉辦的「交融之美——神户市立博物館精品展」將展出〈坤輿萬國全圖屏風〉（前期展品）。此作品參考了萬曆三十年（1602）耶穌會士利瑪竇於中國北京製作的〈坤輿萬國全圖〉。〈坤輿萬國全圖〉於十七世紀傳入日本後，掀起臨摹、增刪的風潮，一直到十九世紀後半在日本仍是廣受歡迎的地界地圖之一。神户市立博物館收藏的古地圖質量在日本可以説是數一數二，其中大多數爲江户時代臨摹〈坤輿萬國全圖〉的作品，足見其普及程度。爲什麼〈坤輿萬國全圖〉能在日本延續流行二百年之久呢？那是因爲〈坤輿萬國全圖〉甫傳入日本時，做爲自中國傳來最新的世界地理訊息，因其具有古代文物價值而形成的高度評價，亦隨著時代不同而有所改變。

前言

神戶市立博物館收藏的古地圖資料，論及品質與數量，在日本可謂數一數二。透過它，我們認知到古地圖的文化價值。過去，南波松太郎（1894-1995）與秋岡武次郎（1895-1975）對於這些文物的消失產生危機感，於是以蒐集、收藏為重心。加上另一位蒐集古地圖的池長孟（1891-1955），他把一生獻給南蠻美術的蒐集與研究。南波與秋岡是好友，經常彼此協助、交換資訊，過去嘗試蒐集日本所有的地圖與相關資料。另一方面，池長則以對外交流的觀點著眼，致力蒐集世界地圖。

這些古地圖收藏大多於十七至十九世紀所繪製。此時日本為德川幕府時期（1603-1868），實施鎖國政策，對貿易買賣進行嚴格的管理與限制。儘管無法取得任何世界資訊，但日本卻意外的製作了許多世界地圖，人人皆可取得。日本江戶時代的世界地圖大致上可以區分為：佛教系統、利瑪竇系統，以及蘭學系統的世界地圖。其中，由西洋傳來的利瑪竇系統與蘭學系統的世界地圖影響最為深遠。特別是經由中國航海傳來的〈坤輿萬國全圖〉帶來劇烈衝擊，其影響程度可見一斑。

本文的介紹重點，將放在這幅〈坤輿萬國全圖〉對日本帶來的影響，以及神戶市立博物館的古地圖收藏。

在華耶穌會士與〈坤輿萬國全圖〉

（一）在華耶穌會士帶來的物品

提到〈坤輿萬國全圖〉究竟如何完成，就得從歐洲國家進軍亞洲開始說起。歐洲各國從十五世紀開啟了「大航海時代」，「發現」新航路與新大陸，並且積極擴張西洋文化版圖；其中所輸出的一項西洋文化就是「基督教」。對歐洲各國來說，亞洲與美洲猶如新世界，最積極展開傳教活動的修道會就屬耶穌會。

耶穌會的傳教方式，就是打進高知識分子的文化圈中，迎合當地的習俗與文化，藉此取得在地人的信任。中國非常重視古代歷史與學問，耶穌會為了傳教，判斷對中國社會必須具備充足的知識與語言能力，因此派遣條件符合的人物——義大利籍的神父利瑪竇（1552-1610）與羅明堅（1545-1607）——前往中國。這兩位知識分子具備高度學識素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與數學。他們於西元 1582 年前往澳門，不久獲得廣東省肇慶地區的居住許可。接下來，他們靈活運用由西方帶來的知識與文物，取得中國人的信任。於是從這兩個人開始，在華耶穌會的傳教士都取了中國姓名，身著儒家服飾以努力融入中國社會，不久之後便成功進入官場。西元 1601 年，利瑪竇終於獲得北京的居住許可，以及進出宮廷的自由。

在如此情況下，耶穌會士們帶來西方科學知識，對於中國及漢字文化圈是否具備任何意義與作用，其評價極為兩極。其中一個極佳的評價是，為中國帶來了近代科學。另一個評價卻是，這些終究不過是以傳教為前提的一種手段，只介紹古代到中世紀的歐洲科學罷了。這兩個評論都帶著部分事實。的確，耶穌會士最初漂洋過海來到中國的時間點是十六世紀後半期，此時西方還沒有能稱之為近代科學的研究學問。一直到了帕斯卡（1623-1662）與伽利略（1564-1642）等人出現，樹立科學的研究方法。透過科學家彼此交換資訊與收集資料進而組織化，成立皇家學會與學院，大家才認同這些屬於近代科學。[1]

然而，單就繪製地圖而言，文藝復興時期再次受到矚目——克勞狄烏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 83-168）繪製的世界地圖，加上大航海時代的努力成果，於是出現更精確的世界地圖；而新的世界地圖也流傳至中國。中國當然早有自己繪製的世界地圖，只不過這些地圖裡，巨大的中國位於世界的正中央，其他鄰近國家都畫在中國的四周。由於新的世界地圖傳入中國，無疑的帶給了中國極大震撼。

（二）〈坤輿萬國全圖〉

耶穌會士帶給中國的其中一項科學知識，就是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利瑪竇住在肇慶地區，將西方繪製的世界地圖掛在自家的客廳。於是，當地的縣長（知府）命令利瑪竇將這幅地圖翻譯成漢文。利瑪竇表示同意，製作了簡易世界地圖，將地名翻譯成漢字並清楚標示，隨即就製版印刷。據說，縣長下令禁止販賣這幅世界地圖，不過他也把地圖裝飾在自己家裡，當成禮物送給重要的相關人士。[2] 利瑪竇就是從這樣的偶發狀況開始，把世界地圖翻譯成漢文。在這之後，利瑪竇也陸續製作數幅世界地圖。他搬遷到南京後，在萬曆二十八年（1600）出版了《山海輿地全圖》。利瑪竇把這幅地圖的內容大幅擴增，加上地名、風俗與時代產物等地誌說明文字。萬曆三十年（1602），在北京出版的世界地

圖1　萬曆30年（1602）　坤輿萬國全圖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取自京都大学貴重資料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https://rmda.kulib.kyoto-u.ac.jp/item/rb00013547#?c=0&m=0&s=0&cv=0&r=0&xywh=-4512%2C-745%2C25407%2C14888，檢索日期：2019年5月22日。

圖則是〈坤輿萬國全圖〉。

〈坤輿萬國全圖〉運用六幅木版印刷製作，在蛋形或橢圓形的輪廓內描繪世界。整體由下列十八個要項構成：一、九重天圖；二、利瑪竇撰文；三、引用《元史》；四、地球儀圖及其說明；五、吳中明序文；六、總論橫度里分；七、李之藻撰文；八、楊景淳識語；九、陳民志跋文；十、看北極法；十一、太陽出入赤道緯度；十二、祁光宗題文；十三、論日月離地之遠近；十四、日蝕圖、月蝕圖及其說明；十五、南北半球圖及其說明；十六、張文壽校萬曆之年號；十七、耶穌會印；十八、世界地圖。包括中國與日本等東亞國家，都配置在這幅世界地圖的正中央。中央經線是赤道的二分之一長度，緯線則以直線表示，與赤道平行。南北兩極長度為赤道的二分之一，以文字表示。一般認為，除了南方的墨瓦蠟泥加（譯註：未知的南方大陸）以外，各大陸的形狀與面積幾乎精準呈現。儘管在這幅地圖中並未明確記載，卻有人指出此《坤輿萬國全圖》可能參考了幾幅西方繪製的世界地圖，以及《廣輿圖》、《皇明職方地圖》與《文獻通考》等中國地圖或文獻。[3]

〈坤輿萬國全圖〉在日本的流通與轉變

（一）北京出版的〈坤輿萬國全圖〉

〈坤輿萬國全圖〉究竟從何時開始傳入日本，並沒有人清楚正確的時間。不過，一般推測大約是從慶長八年（1603）之後的十一年之間傳入日本。[4] 後來，德川幕府於慶長十九年（1614）明確表態，禁止信仰基督教並且「強制放逐」。後來，寬永七年（1630）頒布禁書令，禁止進口一切關於基督教的書籍。在一開始禁書的三十二種類之中，包含了利瑪竇著作的基督教書籍。到了貞享二年（1685），幕府甚至下令，所有進口的漢籍都必須經過嚴格檢閱。由於這層因素，在日本想透過漢文翻譯書籍接觸歐洲知識的機會就此中斷。

截至目前為止，萬曆三十年（1602）出版的〈坤輿萬國全圖〉，在全世界證實一共有七幅。其中有三幅分別收藏在日本國內的宮城縣圖書館、國立公文書館，以及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圖 1）只不過，國立公文

圖2 | 17世紀　坤輿萬國全圖屏風　神戶市立博物館藏

書館僅保存世界地圖，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收藏的〈坤輿萬國全圖〉裡，有三處刻著耶穌會印的地方皆遭到削除。[5] 關於這些地圖如何傳入日本，據說宮城縣圖書館的〈坤輿萬國全圖〉是過去曾經統治該地區的仙台藩主——伊達家收藏；國立公文書館的則是由德川幕府收藏；[6]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的為伊勢松坂（今三重縣）的商人購買收藏。[7]〈坤輿萬國全圖〉經由船舶來到日本，其收藏者推測都是像幕府或藩主等有身分地位的人，以及富裕人士才有機會取得。

（二）手抄繪製〈坤輿萬國全圖〉

地圖能夠廣為流傳，必須依賴出版與臨摹才能成立。特別是在日本近代之前，臨摹是獲得地圖的一種重要方法，因此我們發現有許多人去借地圖來臨摹。

論及一般臨摹，應該要忠於原版抄寫。

然而，觀察由日本人所摹繪的〈坤輿萬國全圖〉（以下稱為「臨摹圖」），就能發現多處與原版的〈坤輿萬國全圖〉不同的地方。神戶市立博物館一共收藏五幅經由判定為臨摹圖的世界地圖，根據每一幅的文字書寫與描繪方式，推測皆由不同的人所繪製。例如，〈坤輿萬國全圖屏風〉（圖 2）正如其名，將臨摹圖畫在一組由六扇門組成的屏風上，雖然看起來與〈坤輿萬國全圖〉極為相似，但

圖2-1 〈坤輿萬國全圖屏風〉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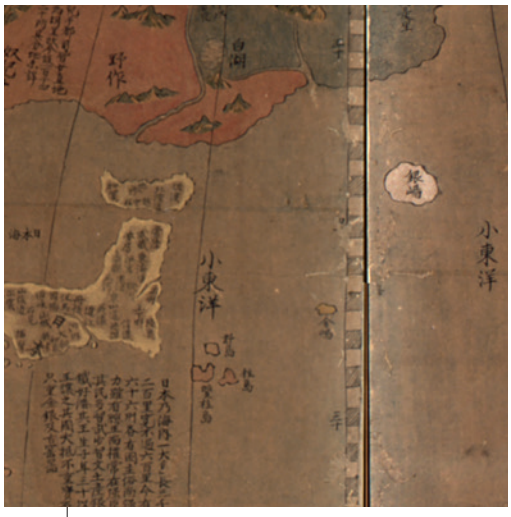

圖2-2　〈坤輿萬國全圖屏風〉局部

是在色彩的運用上，還有東南亞海域及印度洋的島嶼名稱、暗礁的書寫處皆與〈坤輿萬國全圖〉不同。到目前為止，這種差異已有多處被指出。除了上述不同以外，另有漢字書寫的地名添加注音假名。日本的東南海上出現增減修改，包括金嶋與銀嶋、日本地名的修改、有無耶穌會印、第一幅九重天圖上的八重天數字、第三幅的跋文，以及葡萄牙漢字國名出現不同寫法等。[8]

那麼試問所有的臨摹圖是否為同一物，結果並非如此。另一幅〈坤輿萬國全圖〉（圖3）是一幅畫在紙面上的臨摹圖，這張圖裡只

圖3　18世紀中期～19世紀早期　坤輿萬國全圖　神戶市立博物館藏

畫了世界地圖的一部分，一眼就能看出它與〈坤輿萬國全圖屏風〉有所差異。由此可知，不同繪製者都會自行取捨地圖上的資訊。

（三）利瑪竇系統的世界地圖

在利瑪竇系統的世界地圖中，早期出版的〈萬國總圖〉最初定位是世界地圖。（圖4）這幅地圖把東方畫在上面，以橢圓形來表現世界。地圖的中央之所以為太平洋，一般認為主因是以〈坤輿萬國全圖〉為參考範本。然而，仔細去看地圖內容，卻又與〈坤輿萬國全圖〉的內容有相當大的出入，所以也無法單純的稱之為沿襲。而繼承色彩濃厚，與〈坤輿萬國全圖〉內容相仿的世界地圖則在十八世紀出版。享保五年（1720），原目貞清出版了〈輿地圖〉。這幅世界地圖明顯以〈坤輿萬國全圖〉為參考原圖，內容接近臨摹圖，甚至清楚可見東南亞群島經過修改。再加上寬政七年（1795），長久保赤水的〈地球萬國山海輿地全圖說〉（圖5）出版。這幅地圖參考了原目的〈輿地圖〉，赤水另外根據《職方外記》修訂內容，把樺太與千島列島等視為新知識。〈地球萬國山海輿地全圖說〉受到大眾喜愛，除了發行許多修訂版以

圖4　廣安5年（1652）　萬國總圖　神戶市立博物館藏

圖5　天明8年（1788）　地球萬國山海輿地全圖說　神戶市立博物館藏

外，還出現簡易型的袖珍版、盜版（圖6）等。十八世紀後期，利瑪竇系統的世界地圖在日本可說是相當普及。

〈坤輿萬國全圖〉的定位

（一）新資訊

儘管〈坤輿萬國全圖〉是耶穌會士為了灌輸中國人新世界觀所繪製而成，卻也傳入了韓國、日本等同屬漢字文化圈的周邊各國，並且帶來深遠的影響。第一，它提出了地球形狀應為球體的地圓說；第二，它提出了大地由五大洲構成的遼闊世界樣貌；第三，它告訴大家外國地名及地理學用語的漢字書寫方式。這些顛覆了人們一直以來的認知，包括：儒家提出天圓地方的世界觀，或是佛教的世界觀，讓日本人及東亞地區的人們認識未知的廣大世界樣貌。

〈坤輿萬國全圖〉為人們的世界觀帶來新變革。然而，日本又是如何接受它呢？西元1608年，利瑪竇寄給耶穌會總部的書簡中寫道：「我們以漢字翻譯的這些作品，聽說連日本也獲益良多，我們心中深感欣慰。因爲日本也精通漢字。」、「由於是中國舶來品，這些書籍在日本非常具有權威。」、「方濟各與其他神父們殷切期盼我們能送給日本以漢文著作的這些書籍。之前，我曾嘗試寄送幾冊書籍給日本，看起來非常奏效。現在，他們期待的是《格里曆》、〈坤輿萬國全圖〉等世界地圖，以及《交友論》，特別是《天主實義》。」[9] 日本自古以來就認為中國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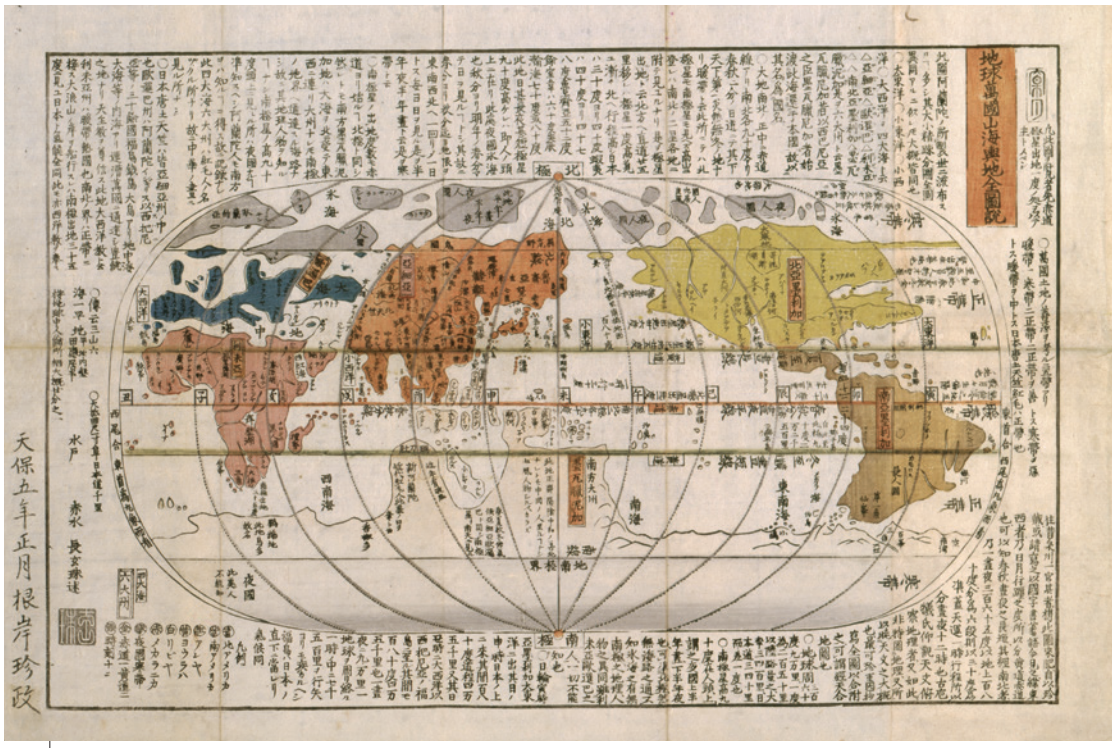

圖6　天保5年（1834）　地球萬國山海輿地全圖說　神戶市立博物館藏

稀有珍貴，因此擁有接納它的歷史文化。「對於過去的儒家知識分子來說，所謂學習歷史，事實上除了中國的歷史以外別無其他。對於他們而言，那些就是世界史，同時也是普遍史。」正如利瑪竇的書簡內容所言，在華耶穌會士們著作的漢文翻譯書籍或世界地圖，經由中國傳入日本，所以日本相信這些新知識並且願意接納。[10]

（二）古典風格

一般認為，十八世紀後期，像圖6〈地球萬國山海輿地全圖說〉在日本普及的原因與俄羅斯的南下政策與日本近海的異國船有關。由於國際情勢緊張，日本對世界地理更加重視。然而，利瑪竇系統的世界地圖卻是十七世紀完成的地圖，即使作者赤水補充修改內容，無疑已跟不上時代。況且，當時日本藉由長崎港，已獲得西方繪製的新世界地圖。那麼，〈地球萬國山海輿地全圖說〉為何在十八世紀後期仍普及於大眾，其中一項原因或許在於赤水的名氣。赤水出版〈地球萬國山海輿地全圖說〉之前，曾製作日本地圖與中國地圖，這些地圖獲得了某種程度的好評。

另外一項原因是〈坤輿萬國全圖〉具有古典尊貴的價值。以儒家觀點來看，古典的事物令人尊敬。由於〈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國在近兩百年前繪製的地圖，所以一般認為，就它的古典價值而言非常尊貴。〈坤輿萬國全圖〉在北京出版後過兩百年，正巧是日本享和二年（1802），當時稻垣子戩出版了〈坤

圖7　寬政4年（1792）　司馬江漢　地球圖　神戶市立博物館藏

圖8　寬政8年（1796）　橋本宗吉　喝蘭新譯地球全圖　神戶市立博物館藏

輿全圖〉。這幅地圖修改了部分錯誤地名，稻垣除了把地名整理成別冊之外，完全忠實複製〈坤輿萬國全圖〉的古典樣式。只不過，由於能夠看到臨摹圖的淺灘表現特徵，以及金島（嶋）與銀島（嶋）等，所以推測原圖〈坤輿萬國全圖》應為臨摹圖。在它出版之前，司馬江漢與橋本宗吉都學習荷蘭傳來的西洋知識。寬政四年（1792），司馬江漢出版〈地球圖〉。（圖 7）寬政八年（1796），橋本宗吉出版〈喎蘭新譯地球全圖〉。（圖 8）儘管他們在市場推出更新的世界地圖，內容上卻沒有增修新知識。他們盡可能按照原始的〈坤輿萬國全圖〉，忠實的複製古典樣式。這些世界地圖能以出版物在市面流通，在於當時社會就是想要這種世界地圖，所以別無其他原因。

結語

耶穌會士於十六世紀後期立足中國，在十七世紀繪製了一幅世界地圖。這幅地圖漂洋過海傳入日本，之後經過兩個世紀，成為大家習以為常的一般世界地圖。日本將它視為由中國傳來的一項新知識，並且願意接納。不過隨著時代變遷，追求尊貴古典的觀念也大相逕庭。

本文章介紹的〈坤輿萬國全圖屏風〉於本年（2019）六月起舉辦的交流展「交融之美——神戶市立博物館精品展」第一期中展示。透過這幅世界地圖，能與大家一同思考西方與中國，以及日本的交流歷史，成為研究參考的資料，筆者實在感到與有榮焉。

作者為神戶市立博物館學藝課學藝員

註釋

1. 山田慶兒，〈耶蘇会士の科学研究〉，《明清時代の科学技術史》（京都：朋友書店，1997）。
2. 平川祐弘，《マテオ・リッチ伝 1（利瑪竇傳）》（東京：平凡社，1969）。
3. 鮎澤信太郎，《地理学史の研究》（東京：原書房，1978）。
4. 船越昭生，〈在華イエズス会士作成地図と鎖国時代の地図〉，《人文地理》，24 卷 2 期（1972），頁 187-207。
5. 青木千枝子〈日本人と坤輿万国全図〉，《世界図遊覧—坤輿万国全図と東アジア—》，（土浦：土浦市立博物館，1996）。
6. 川村博忠，〈オーストリア国立図書館所蔵のマテオ・リッチ世界図「坤輿万国全図」〉，《人文地理》，40 卷 5 號（1988），頁 403-423。
7. 秋岡武次郎，《世界地図作成史》（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88）。
8. 秋岡武次郎，《世界地図作成史》。青木千枝子，〈我が国における『坤輿万国全図』模写図の諸問題について〉，《人文地理》，43 卷 5 號（1991），頁 94。
9. 平川祐弘，《マテオ・リッチ伝 1》；平川祐弘，《マテオ・リッチ伝 2》（東京：平凡社，1997）。
10. 賴祺一，〈儒学、国学、洋学〉，《日本の近世・13》（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